

光影人生

挣扎与迷失之美——谈《卧虎藏龙》中的三位主角

■丁铭 文

李安的电影,无论出品于哪个时代,都有一种亘古不变的美。《卧虎藏龙》便是。

徽居、重衙、大漠、酒肆、竹林、洞穴、高崖……场景典丽深沉。李安的出手不凡,更在于对人物的塑造。我看过王度庐的原作,极好,京派气息,但相比之下,我更欣赏电影的阐释。

李安对人物的理解很通透,在他的镜头下,每个人都带着悲伤与迷惘。玉娇龙。 章子怡真是为大银幕而生的人。五官精致,眼神倔强,无角度不出众。

李安说,原本,她与心目中的玉娇龙并不相符,但发现了她有超脱原作的力度,一种神秘感和禁忌感。于是,剧本随之更改,玉娇龙的角色变得丰满。

我欣赏这样的人物,像《飘》中的斯佳丽,青春、美艳、聪慧、蛮横。人们疼爱她,哪怕被她伤害的人,也忍不住原谅她的过失。因为她真实。对青冥剑和江湖的向往,让她无往不前。对罗小虎,她率性地拥有后失落

重重。对李慕白,她想拥有却顾虑重重。她需要俞秀莲,那是她本性中善的渴求,也有嫉妒和不甘。

玉娇龙终于逃脱牢笼,行走在江湖,可江湖给她的,是一道沉痛的叹息。她因挣扎和迷失而跳崖,这是一个解脱,我不认为她死去了。

李慕白。李慕白的天下第一,凭的是无招,是心,不是高招。周润发有哲人气息,那一双眼睛,超越了身姿。

李慕白是虚名,他自己说的。他洞察世事,却把握不住内心的涟漪。俞秀莲是美的,与他有恩有义有情,然而成熟淡定的女子,在另一具青春躯壳的映衬下,黯然失色。故事开始,他说闭关没有得道的喜悦,却有一种寂灭的悲哀。他说要退出江湖,却在隐隐渴求冲击和变数,也明白这会毁灭一生的造诣。

他遇见了玉娇龙。

收她为徒,是为珍惜她的资质。他与她的交流,无论是言谈机锋或打斗,虎虎生威,又步步奇诡。玉娇龙的张力,是俞秀莲所不及的。竹林那场戏,李慕白意乱情迷,玉娇龙完全

掌控了局面。

他为她送了命,也在那一刻释然——好歹,他不会再迷失。

俞秀莲。这个角色非杨紫琼莫属。武打利落,谈吐澹然,经历过江湖,才有如此演绎。那不是年纪的关系,俞秀莲哪怕年轻二十岁,也不可能是玉娇龙。她的天性是隐忍、坚毅。她重情义,为了义,可以搁浅情感。

读懂李慕白,玉娇龙凭的是冰雪聪明,俞秀莲凭的是半辈子的了解。她不敢相信事实,但她是第一个接受现实的人。她疼惜玉娇龙,步步留情,她怪李慕白不够定力,却不忍心指责。在心底,她是羡慕玉娇龙的,如果她在年轻时也无所顾虑,生活也许是另一个面貌了。但,谁让她生就一副柔婉挣扎的心肠。

俞秀莲挥刀踢拳,却是贞静淑媛。什么是新颖,什么是陈旧? 听过一个回答:“有价值的事物,哪怕一千年前开始的,到现在仍是新。无价值的,哪怕此刻诞生,已经过时了。” 我想,在任何一个时代,任何的境遇下重温这部电影,都有无可替代的享受。李安电影的理解,对人性的阐述,对情节和画面的把握,对东方与西洋融会贯通的表达,让人钦佩。

《卧虎藏龙》是李安心中的一个江湖梦。每个人的心中,都有一个动荡的江湖,有挣扎与迷失,伤口若隐若现,不肯愈合。

闲话花样

传呼电话

■郑树林 文 剪纸

现在格通讯是老发达了,啥格手机、QQ、MSN,还有啥卫星定位,男女约会只要迪格手指动一动,一切要讲格闲话、约会格地方马上就让对方收到,只要马路勿堵车,勿大会迟到格。

想想老早格辰光就么加便当,全部要靠弄堂口格公用传呼电话,男女之间谈朋友格信息也要靠传呼电话来传递,传呼电话格叔叔、阿姨统统是退休工人,依拉对弄堂格每家人家都很熟悉,只要依要跟朋友联系,就要通过依拉电话传呼,啥人屋里厢谈啥朋友叫啥姓啥依拉最清爽,迪格辰光啥人好得罪,公用电话传呼不大好得罪,依拉迪只喇叭一传街坊邻居统统晓得。

只要依想打公用电话,三分钟一只四分钱,电话边上有只钟两位看电话格叔叔或者阿姨眼睛看得老紧,一到三分钟就会提醒依一声。

为了不让伊拉晓得对方格电话号码或者内容,谈朋友格朋友想出来交关办法,单位名称简称,上海机床厂叫上机厂,自来水厂叫上水厂等,发明格各种简称,在传呼格辰光闹出交关笑话。必过传呼最多格是“老辰光,老地方今朝夜里勿要忘记”格闲

话。这种闲话和暗语只有他们自己明白,就像当年地下党用密码,而且没过几个月就会换新的暗语,他们知道这暗语时间一长传呼电话格叔叔阿姨可以猜得出,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在传呼电话亭工作的,都是一些退休知识分子。

虽然几十年过去了,阿拉还是常常能够听到今朝老辰光或者老地方,依听不懂勿要紧。但是千万勿要去问啥格老辰光老地方,迪格是依拉格隐私。传呼电话传呼的比较多的是些单位里的通,单位里加班晚点到家,学校里有个通知被录取了等等,不管什么事只要经过传呼电话这么一传呼,整个弄堂里都会知道,在传呼电话的年代,个人隐私是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的。



人生智慧

乐在“三乐”

■卞幼生 文

退休后,我一直以知足长乐、助人为乐、自我娱乐自勉。

知足长乐,最简单,没心没肺地活着。白居易在《寄张十八》的诗中说:“饥止一簋食,渴止一壶浆,出入止一马,寝兴止一床。”人的需求有限,衣食无忧即可。欲壑难填,节制为好。老俩口退休费够花了,吃穿不愁就行,有余钱,身体吃得消,就出去旅游,开开眼界。我不和土豪比,所以,我感觉幸福,感到知足。

助人为乐,要量力而行,身体力行。我理解,助人的“人”含义很广,资助贫困山区孩子上学,做志愿者,为社会做好事,是助人;帮助子女、帮助邻居、帮助朋友做事,是助人;对老年人来说,有健康的身体,管好自己,尽可能不要给社会、给子女添麻烦,也是助人。助人如助己,无需张扬。帮助别人,快乐自己,如此而已。

自我娱乐,我不喜麻将,不沾烟酒,主要的娱乐是写作、看书、练

书法、玩乐器、背诵诗词。我爱写作、爱看文学作品,不是因为有多少文学悟性,只是自己找乐子,寻求精神寄托。练书法,等于练气功;玩乐器,等于滋润心灵,这两件事是我每天的功课。背诵唐宋诗词,是我独有的娱乐。年轻时,喜欢背诵诗词,后来忙于生计,大多忘了。退休后,我怕记忆衰退,重新背诵,训练记忆力,现在又能背诵二百多首了。老年人睡眠少,早上醒得早,一般都在早上默诵。一次默诵十首、二十首,至少一个月可轮回背一遍。

老年人旅游,有时是拿钱买劳累,但我一直坚持,不管远近,坚持出门跑跑,既健身,又开心,劳累是值得的。不一定非要出国出市,上海的旅游景点,数十家大公园、乐园、植物园,我和老伴几乎都去过了。旅游、看电视、做家务,与老伴一起娱乐。少年夫妻老来伴,老伴看电视必须陪着说说话。她休息了,我再到书房看书或写作。老俩口的二人世界,无非是买菜、做饭、洗衣,做卫生。老伴在忙碌,抽时间搭把手,插科打诨说笑几句。

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著花。“三乐”老人,颐养天年,足矣。

世相百态

蛙蛙米

■赵韩德 文

走进菜场,想看看大胡子。大胡子却真的离开了,不知去向何方。

四周的摊位还是那么闹猛,“爷叔”“娘酒(舅)”“阿哥”地热情称呼,夹头夹脑劈面而来,争先恐后向你作产品介绍,草头是不用拣的,买回去就能炒;带鱼十足来自东海,“爷叔您看看它的眼睛”;冬笋削根,“娘酒(舅)您看削得煞根不?”臭豆腐买六块可以加送一块;河虾鲜活得可以生吃……我不得不为难地抱歉:自己实在还没有开饭店。

——“爷叔,不要紧!”

——“娘酒(舅),不搭界!”

——“阿哥,勿要客气!”

更大的热情从四面八方飞过来,争先恐后。

我的目光带着忧郁。

我忧郁的目光越过人们的头顶,穿过人流的缝隙,越过所有的摊位,直达菜场后部,大胡子确实不在。和所有的活鸡摊位一样,大胡子摊位鸡笼空空,链条紧锁。移窗关闭,家什生尘,一片冰冷。禽流感如一夜寒风,吹得落叶纷飞。

大胡子是山东人。山东人在上海一直口碑甚佳,最普遍的点赞就是,爽!

山东确实是个豪气充弥的地方。田横五百壮士出在那里;汇聚天下好汉的水泊梁山,也在那里。曾有诗人感慨道:“天罡地煞风雷吼,江湖满地起雄才。”

大胡子如果腰里插两把板斧,就是一个生猛李逵。可惜大胡子十分斯文,不但腰里没有板斧,对人更是一口一个笑,和声细气。相面经说北人南相者,贵。我说大胡子你脾气好得像苏州人,肯定要贵,要发! 大胡子说娘舅不要取笑,我们外地人刚到上海,怎

么会发。说着把五十斤一袋“蛙蛙米”,老鹰抓小鸡似的轻轻放在我家地板上。大胡子最早是摆米摊的。我们相识于米摊之前,新村门边。

新村门口米摊很多。保安踱过来,踱过去,时不时还瞥一眼,其实与他根本不搭界。摆摊的前几只摊头好像订过攻守同盟,众口一词:“六楼? 三十斤以下一律不送。”问他们哪个米好,又众口一词:“都好!”大胡子见我目瞪口呆,朝我怯怯一笑:“爷叔要几斤米? 我来送。这个‘蛙蛙米’是新米,我自己就吃这个米。如果你吃得不好,我现在背上去,明天再给你背下来。”

本来只想买二十斤。凭山东大胡子这几句话,我也豪气一下,说,行! 就送五十斤吧!

“攻守同盟”朝大胡子横横眼,却又奈何他不得。

大胡子后来借了一开间门面。卖蛙蛙米、鸭鸭米、蟹蟹米、射阳米、江西米、东北米;卖赤豆绿豆玉米片;

捎带卖鸡蛋皮蛋咸鸭蛋;还卖一箱一箱的牛奶蒙牛伊利光明牌……大胡子立稳了脚跟。看见人依然一口一个“娘舅”、一口一个“爷叔”、一口一个“阿姨”。

大概过了三个月光景,有天想起要买米了。到大胡子摊头转转,却见“当垆”的是一位山东姑娘。一问,是大胡子的妹妹。大胡子把米摊交给找不到工作的妹妹,自己又去搞开发,到中心菜场里卖活鸡去了。

大胡子的活鸡实话实说,并非来自山东,而是采购于苏北,摊位牌上写得明明白白。

摊位上鸡笼有八只。上排四只,下排四只。大胡子的鸡分公母鸡童子鸡,分洋鸡三黄鸡散养鸡正宗草鸡,草鸡还分隔年鸡和新鸡。逢周末、过节,笼子顶上雄赳赳地站着特别大的、真正来自山东的“顿(阏)鸡”,神气活现好像仗仗队。

大胡子做鸡生意,比卖米更加热情周到。

远远看见人来,已经半句山东、半句上海地招呼。“阿姨”“爷叔”们还未搭腔,他已经在探问要公鸡还是母鸡,想“白斩”还是“煲汤”? 你刚把脚步放缓,他两只手里早为你倒提了几只“刮刮”乱叫的鸡,有公有母,有洋有草,殷切的眼光望着你,充满期望。你还在迟疑,他已经代你做出决定,把鸡放上了电子称。你刚刚想讲价钱,他已经替你吧零头免掉。当你点点头时,鸡已经在脱毛机里飞转了! 大胡子做买卖必须在脚下垫一只小板凳,“阿姨”、“爷叔”、“娘舅”们接货得仰起头来。

当大胡子的生意红红火火,鸡笼由八只增加到十二只时,却刮起了“禽流感”。“禽流感”起于青萍之末,渐渐变得越来越近。终于,上海也在一夜之间,关闭了所有的活鸡摊。

去米摊上问问他的妹妹,山东姑娘三句山东话夹一句洋泾浜上海话,也讲不清个所以然。

可爱的大胡子顿时不知去向。

雪山马场 ■俞良华